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抗战档案

大刀向鬼子砍去

——抗日烽火中的中国

潘汉年　等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编者的话

上海图书馆收藏着大量的抗战时期在孤岛上海出版的报刊，翻阅那些已经开始泛黄，并不断掉下纸屑的报刊，尽管时光已经流逝，报刊已经十分陈旧，却无法不被这些文字与图片所打动，因为这些文字与图片里有拼死的呐喊与抵抗，有血雨腥风的场面；有些图片我们实在无法忍受，因为在和平时代，很难看见这样彻底的人性泯灭，兽性大发。透过这些泛黄的报刊，时光仿佛又回到了60年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华儿女那前赴后继的身影，仿佛嗅到了那血腥的屠杀。

这些报刊中的许多文章有的反映了前线将领血战到底的精神，以及对抗战局势的认识；有的以各种形式，近距离地向我们描述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同仇敌忾，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的场面与精神；有的通过难民之口，或者国际友人的述说，记录了日本鬼子在中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在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为了反映那段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最大限度地翻阅了馆藏资料，力图通过那些在历史现场中人的感受与记录，近距离回忆一下那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灾难的战争。基于此，我们编选了《鬼子来了 —— 日军暴行记》《血肉长城 —— 抗战前线将领访谈》《大刀向鬼子砍去 —— 抗日烽火中的中国》这套图书，以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触到中华民族那不屈不挠的精神，那些义无返顾地用血肉筑成长城的真汉子的生死豪情，并时刻铭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沉重创伤。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长达 8 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兵学商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

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强盛的转折点。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最早、结束最晚、作战时间最长、作出巨大民族牺牲的国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东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在编选过程中，为了全面反映抗战局势，我们从不同侧面与角度收录了国共两党上至朱德、彭德怀、叶挺、陈毅、李宗仁、冯玉祥，下至普通战士，以及游击队将领或访谈，或浴血杀敌的通讯。以当时的文字与图片重现了抗日军民克服重重困难以热血之躯英勇杀敌的故事，追忆了一些爱国抗日将士惊天地、泣鬼神、战死疆场的英雄事迹。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 年 8 月 22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 3 个师。9 月 11 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 18 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和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但是，抗日战争期间，习惯上仍将第 18 集团军称为八路军，或“ 第 18 集团军 ”和“ 八路军 ”名称混用。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对所有的文章都不加任何主观评论，除个别文章略做删改外，基本上维持原貌。为便于读者查找文章的来源，每篇文章均标明了出处，所强调的是文章的史料价值。

编者

2005 年 4 月



[朱德、彭德怀访问记]

坚　君

第八路军在晋北抗战中，担负着一方面的重要任务，他们在军事上的布置和动作，在民众中的鼓动和组织，都值得我们注意。记者于本月十日，由太原前往该军防地视察。是日上午十时乘运货汽车出发，下午五时许到达五台。沿途翻山过岭，灰尘蔽天，我们一行十六人，都变成了“土地老爷”。到处的老百姓，都因战争逃避他乡，禾苗枯败于田间，无人收割，旅客想在路上买点饮食，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所以我们饿了一天。到五台时，想买一盆洗面水，露露自己的面目，也是办不到。

五台是一个二等小县，是阎锡山的家乡。这里的民间，有一种口头语，说是“县不如镇，镇不如村，村不如府”。这就是说，五台县城的繁华，不如东冶镇，东冶镇不如河边村，河边村又不如阎府。由此可知五台县城是怎样冷落的一个地方呀。记者到此，因无处投宿，乃不得不继续前进。可是前进的目的地，既不通汽车，又雇不到牲畜或苦力，只得自己背上行李，徒步入山。走了十五里，已经天黑了，在路旁小庙休息了片刻，仍挺着胆子前进。幸而过了一两里路，一位第八路军的兵士，从后边赶来了。记者为他说明了一切情由，他同意引导我赴目的地。这位兵士，穿着草鞋，走得非常之快，他一边走，一边催：“赶快！”他说，他要赶时间参加会议，不能等待。记者常落在他数百步之后，每隔十余分钟，必须开跑步一次，刚赶近他时，他又飞也似的走了。记者由头至脚，出了一身臭汗，八点多钟，刚赶到司令部所在。就由走路的这一件小小事情上，可以表现第八路军的精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神，非一般老大的同胞所能及。他为参加会议，为守时刻，紧张到这样，一旦荷枪杀敌，不用说他必然是一个最好的战士。

记者到了那里，投了名刺，几分钟以后，司令部派出来一位下级军官，说是总司令和副司令，都因前方战事紧急，军务过忙，不便立刻延见，请记者先到副官处休息，等到次晨再见面谈话。记者因过于疲倦，十分同意。到了副官处，见了唐副官长，他为记者安排寝室饮食，给予记者一种永远不能忘记的诚恳的招待。

饭后，记者与唐副官长谈天说地，有几位别的军官兵士和年轻的勤务兵，也凑在一起。这次谈话中，使记者的精神十分兴奋，一直谈到深夜约十二点钟，才各自入眠。

当雁门关以北战事紧张的时候，平型关内至五台以北，山中的人民多半逃走了。后来×××军向那边开去，因了纪律的严明，所需人民物件，一律发价，兵士对居民，严守应有的礼貌，因此，已逃走的人民近来都纷纷回家，该军积极的组织民众。一个民众向记者说：“只要有钱的能出钱，我们穷人，哪有不出力的呢！”民众没有不爱国爱乡的，前方的炮声不断，可是民众对军队，有极大的助力。

五台山上的和尚，据说有上万的人，平素势力颇大，日本早已乘游山的便利，在他们中间，收买到汉奸。有些和尚公然对人说：“日本来了也好，中国来



八路军战士伏壕待敌进袭



英姿挺直的八路军哨兵



第八路军军长朱德已率部抵晋(上)
八路军将领彭德怀(下)



了也好，我们都没有问题，谁来都保护我们的。”因此军队在那里，须保守秘密。后来抓住几个嫌疑重大的游脚僧,都被民众团体枪毙了。

平型关之役，××军在敌军旅团司令部获得一份很详细的军事地图，图中对我各地配备的军队番号及防御工事等等，由南口至太原保定沧州一带，无不详细记载。由此可证明日本在我国内收买汉奸的范围，极为广大。

敌方行军,有坦克车装甲汽车等及其他重武器炮弹等，利于行走大道，且敌军到处不吃我民间饭食，即食盐也须由其后方供给，小道运输困难，故敌对交通大道极为重视。我方则利用敌之弱点，专破坏这些大道，牵制敌之前进，并威胁其后方，截断其前后联络线。这对雁门关内的战事，有极大的利益，我军各游击支队各自向敌后方发展,虽然与我们的后方缺少联络，然均能独立作战。

十一日上午十时许，记者随唐副官长赴总司令部晤朱德、彭德怀。诸军事领袖，朱已于清晨赴前方视察阵地，由×氏（编者注：原文如此，×氏为彭德怀）接见。记者到时，×氏正与参谋长左权，展阅地图，研究战略，草拟军令，忙得要命。记者候×氏公毕，始由应×氏一一介绍。×氏着灰色军衣，戴着有青白徽章的军帽,与兵士的服色一样,若无人介绍,绝难分辨这一位就是副司令。×氏所住的屋子，十分简陋，除了几件桌凳与军用地图笔墨纸张而外，别无长物，也无卫士保护，官与兵，随



便在一起谈谈笑笑，毫无拘束。×氏一面吃饭，一面与记者谈话。因为时间短促，尚有军务待理，未能久谈。×氏取出他刚才脱稿的一本小册子的底稿，交给记者阅看，并请提出批评，相约于午后继续谈话，记者乃告别。

那小册子名“争取持久抗战的先决问题”。约有万言，记者回去后阅读方完。×氏来访了，时约下午一时左右，谈至四时许始别。他说，他们前方的作战报告及特报，在每日深夜时才能到总司令部，加以翻译电报与草拟答复，均颇费时间，故整个工作，多在晚间，次晨三四点钟才能安眠，所以不能早起，早晨见面，未能多谈话，是很抱歉的。我们开始谈话以后，所涉问题颇广，大部分问题，却是由×氏自动提出说明的。他说，将来抗日胜利以后，中国之发展，是全国在和平统一的道路上，用改良的方法，发展中国经济，而不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说资本主义现在到了法西斯的阶段，不是发展而是没落。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角，已有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正在生长着，中国在这种新的环境中，用不着十月革命的方法，就可以走上经济改革的道路。所以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前途，而且有实现的可能。

他谈到目前的国际环境，他认为邻国不但有帮助我们的可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实行帮助，时间的迟速，完全决定于我们抗战的决心如何，只要我们有决心抗战，则国际间的帮助，不成问题。目前我们中央及全国人民，已有抗战的决心了，就他的观察，我们只要还能支持三四个月，国际上必然要发生有利于我的转变，问题就在我们争气不争气。



平型关一役为北战场的一大胜利，上为由平型关出动之八路军



业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部队


在山西省前线作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荪合影

他谈到目前华北方面抗战的军事问题，他说我们不能作空口的批评，我们应该鼓励华北各方面由经验中去改善数月以来的各种缺点。他认为就三个月以来华北抗战的经验言，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改善的必要：

第一，就政治上言，必须改善人民生活。劳苦的人民，最富于爱国心，然而在经济上的压迫太大，使他们顾虑到生计，不能勇敢的走上前线，我们若能减低高利贷的利息，即就五台县说，高利贷的利息竟高至月利五分，实觉惊人，我们劝有钱人减低利息至年利一分，比亡国以后全被日本没收，总比较好些。

第二，要组织民众，展开全面抗战的局面，使民众都直接间接的参加抗战，发动游击战争。若民众不积极的起来参加抗战，甚或消极的作汉奸破坏抗战，都使抗战发生困难。抗战没有民众参加，只靠现役军人是不够的。组织民众，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能为民众解除痛苦，民众是极易了解民族危急与他们自身的利害关系的，组织起来，极其容易。

第三，要改善军队的政治教育，淘汰腐败的成分，改善其素质，整顿军纪，则战斗力可以增强。人民见了军队，既不害怕，自然可以帮助军队。则军民打成一片，对抗战有极大的利益。目前有些地方的人民，常说：“日本人来了，也不过如此。”又说：“要不是抗日，我们早已跑了。”由这两句话，可以证明民众确有抗日的热情，而军队的纪律有急加整顿的必要了。

第四，要统一指挥。在华北抗战中，指挥不统一是一个大毛病。全国各军，在目前，已到紧要关头，必须在军事步骤上达到一致。

第五，要改变战略和战术。我们是弱国，武器和技术，都不如敌人，在战



《良友》特约记者沈逸千与第八路军将领合影



八路军将领自右起：卞参谋、萧克、周恩来、徐向前



晋北前线之督战将领，右周恩来，中何柱国，左彭德怀

略上，固然应取防御战，然而若只是单纯的防御战，只是在一个阵地上消耗，这无异帮助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打击我们。须知没有一个孤立无援的阵地是打不破的。敌军因为运输上的便利，利于沿着我交通大道前进，我不分兵由侧面攻击敌人的弱点，一味的以大部兵力死守交通大道的城市，敌攻破一城市，即前进一步，有时敌军向我迂回，攻我后路，我则一退数百里，侧面准备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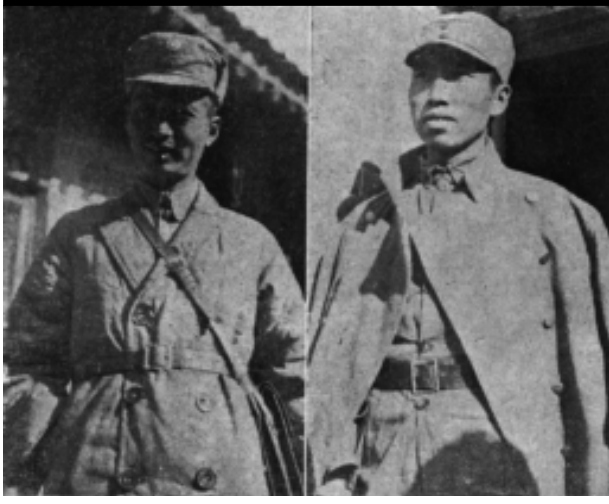

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


参加平型关战役的两位军官





1937年7月，八路军骑兵营向冀西出动袭敌(上)
副总参谋长左权(下右)对敌工作部长蔡前(下左)



很少，这是华北数月以来军事上失利的主要处。因之：(一) 过去数月以来的抗战，始终停止在单纯防御的阶段，而未能掀起全国性的与全民族性的抗战必然招致恶果。我们要马上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必须是积极防御的，即以攻为守，亦即攻势防御。攻势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敌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空军炮兵及其他机械化学兵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中解决敌人，打击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之最好手段，防御也是为着节约兵力，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同时运动战也可以分散敌人，封锁敌人消息。过去三个月来，在华北我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进攻我正面时，我亦逐渐延伸抵抗，消耗于敌军大炮飞机火力之下。今后应多采取袭击的战术技术，弱于敌人的军队，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包围迂回，胜过中央突击；在敌后方侧翼积极活动，胜过正面抵抗。

关于战术一点，最关重要。×氏曾举一实例。当本月初×军退守嶂县时城内有×××部×团之众，且有大炮十余门，地方当局令×死守县城，以待援军，然敌大炮飞机，整日轰炸，一面南进向原平迂回，我仍死守不动，于是嶂县终于不守，所谓“死守”，等于“速死”。若当时我能先敌一着，一面以一部步兵及炮兵守住县城，一面秘密派大部兵力出城，向嶂县或原平敌之后方迂回袭击，则不惟原平可保，即嶂县之围亦可解，即不幸而失败，亦可予敌以打击。不幸我始终不出城，炮兵恐日方发现炮位，亦不敢放，结果弄得等着挨打，城破人亡，何等惨痛。


甘肃红军营房外的哨兵小屋


平绥线增援部队翻山越岭上前线

当日下午五时许，记者饭后，因此地邮电不便，不能久住，故拟即日赴五台候车回太原，乃又赴总司令部访朱氏告别。到时，朱德已由前方回来，但未经介绍，记者认为系一年老的勤务兵，未打招呼。左权在旁见记者对朱氏不发言，乃起而介绍说：“这是总司令。”记者几乎失笑。乃与朱氏握手坐谈。朱氏之为人，则是质朴、诚恳、沉着、和蔼，令人可敬，与我们平时想像中的朱德，完全不同。

朱氏对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谈话，虽然简单，但大体与彭氏所谈者相同，不过朱氏重事实而少理论。他对晋北抗战前途的观察，说了下面一段话：“只要守的肯努力守，攻的肯努力攻，晋北战事，没有不可以挽回的。我们是最平凡的，并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特别过人之处，我们的本领，就是人人能够做到的坚决、勇猛、秘密、迅速，敢深入敌之后方，以少胜多。假使大家都能够做到这样的平凡事情，日本并不足畏。日本兵一样怕死，我们拿住机会，一样能打死他们几百几千。不过我们不要常常希望一下子把敌人打光，每次能歼灭敌人一兵一卒，打坏敌一车一马，都是好的。我们大家天天这样干，在持久的抗战中，日本那一点兵力，是不够这样消耗的。”接着他又举出三个问题，希望各方注意，他说：第一，要改善军队的政治教育，充实他们的民族观念。第二，要组织民众，参加抗战。第三，要改变战术，当采取运动战的战术，勿使成千



成万的正规军，老在正面牺牲于敌人炮火之下。

最后，他指着壁上大幅的军用地图，说明九月廿五日我军在平型关胜利的经过。他说，我们那时，对这次胜利没有注意，事后检查，始知这次胜利，确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的一次胜利。我们由五台向平型关附近进兵的时候，十分秘密，日本完全没有得到情报，所以才能自投罗网，被我打死一千多人，这是我们胜利的重要原因，完全得力于民众接近我们，封锁了敌人的消息。作战时兵力不一定要多，用的得当，以少可以胜多。这次战事，敌军有一旅团之众，我们只有几百人，平型关外之关沟附近，有敌之旅团司令部，关沟东北，有一地名蔡家峪，两地之间，有一沟地，敌人由蔡家峪向平型关增兵，必须经过此沟，我们先秘密的派兵埋伏在沟的两边，等敌军千余人走进沟中时，投了几百个手榴弹，把敌人完全炸死，一个未逃。关沟方面的敌人，同时被我们袭击，完全逃走。若附近团城口一带各友军能同时出击，则一旅团敌人，一个也逃不走，也许我们在雁门关的战事，在今天是另一个形势。我们在敌旅团司令部中获得一份重要的军事地图，检获一个胸章，上边写着铃木二字，大概是个旅团长，究竟死了没有，不敢说，不过那晚日本的无线电广播，说他们在平型关此次遇到顽强的抵抗，死了一个重要军官，没有说明姓名，此外还检获不少高级军官的勋章，都是日本天皇发给的。敌人的坦克车汽车等共得了八十余辆，因运走不便，都在当地炸坏了。假使我们当时只在平型关方面，或蔡家峪附近，作正面的单纯防御，我们一定不会得到这样的胜利。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人人会做的。他又说明他们在灵邱附近一次胜利的经过。在灵邱之东北，有一八八六·四号的高地，我与敌争此高地，敌亦有一旅团之众，我只有两连，敌较我先登高地，但结果我先到高地之顶，将敌击退，敌死伤五百余人，这就是迅速的好处。

六时许朱氏谈完，即约记者在司令部晚餐，以示欢迎。预备的菜，较平时他们吃的多一倍，共为四盘，此外是大块馒头和大碗清茶，尽饱的吃。同席者除×××三人外，有总政治部主任××。他们的军队，上至总司令，下至马夫，都无军饷，至多每月每人发给一点零用费，大概最多的是一元左右。饭后××时，略谈了几句军事问题，记者即告别。

（原载于《新闻报》1937 年）

[朱德会见记]

莎　仁

一·二八六周年纪念日的上午十一时，我们——广东慰劳团的八位同志，乘着八路军的大汽车，离开临汾城朝北行。路非常坏，而且刮着很大的风，走不上几里，我们都变了活的泥菩萨一样了。

六十里后，抵××城，从那里往左穿过同蒲路再往西北走上廿里许，便是××庄。我们在庄的外面下了车，跟着八路的负责人走了好几条弯曲的巷，到一间旧青砖屋的面前，这，便是八路的总司令部了。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将军

刚好朱司令在接见民族革命大学几位教授，我们稍候了一会。

一个正方来丈的客厅，中间摆着一张方桌，客人和主人围着桌的四边坐着，旧的军用漱口盅，盛着淡茶，这便是招待客人惟一的礼物。

如果必要他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便是没有我们常人的军人那样的“威风”，很像一个中年的忠实的农夫。脸孔很朴素，但却非常的真诚。背有点弯，说起话来声音很低。

热烈地谈了两个多钟头，首先，我们提起前方的战况，敌人进攻的目标、方策和发展方向，据他的意见，现阶段敌人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汉口，右翼要占宁夏和兰州，切断中苏联系；左翼要掠夺华南，占领海南岛和香港。至于武汉的进攻，其计划先下徐州，切断陇海，再沿平汉路前进。其次，我们把二期抗战的基本方



针问他。他说：主要的仍是全民一致，前后方一致。在战略上，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要配起来，过去，我们在南京还没失陷时就提出游击战和运动战，可是，大家都不承认。现在，对游击战的效力算是确认了，但对运动战，还没有普遍的认识。”

我们特地提出“在怎样的形势下，敌人将进攻华南？”这个问题来。他的意见大概这样：在敌人进攻整个中国的形势下，敌人必要进攻华南，可是华南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必要进攻，那么起码要有与英国冲突的决心。目前战局的重心，仍在华中与华北。

关于共产党将以什么方法消灭当前党派间的摩擦这一点，他作的答复为：只有尽我们的力量，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仁至义尽，委曲求全，站在于国家为民族的立场上，取得全民族的亲密的团结。共产党内现正进行对党员训练，以最诚恳的态度，为抗日胜利，民族解放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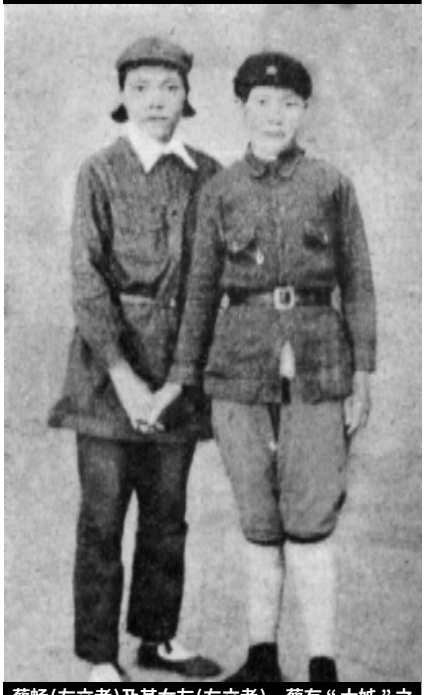
六时左右我们终止了谈话。

因为决定逗留一个晚上，因此，晚后由朱司令派人带我们去跟该军总政治部各部的负责人相见。

八路军的编制，总政治部主任是与总司令部平衡的。现在的主任，便是从苏联孙文大学回来的任弼时，总政治部内分民运、锄奸、宣传教育、组织、敌军五部，这五部当中，先前四部没什么特殊地方，最后一部——敌军



人民抗日剧场的导演——魏恭谦女士，她是红军“长征”时代的一名老兵



蔡畅(左立者)及其女友(右立者)。蔡有“大姊”之称，为蔡和森的妹妹，曾游学法国。其女友，姓名未详

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可以说，敌军部的组织在全国军队中，八路军是首倡，直至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第二个吧。这一部门的工作，明显点便是对敌的政治工作。这种工作的目标，在用政治的手法动摇敌人的内部，而和军事斗争相配合，制敌人的死命。这种工作的理论基础是：敌人的队伍，除高级长官外，大多是被压逼的工农，或少所有阶层，本质上，侵略中国对他们是不利的。不过在欺骗和压迫之下驱使他们到中国来罢了。这样，假如我们用行动和口头，给他们好好地解释，当然有改变他们的态度的可能。

这种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俘虏。据该部负责人的报告，这种工作的初期，非常困难。敌人于被俘虏或受伤不能走动时，仍然非常顽强，宁死不屈。有一次，我们有一位号兵将一位受伤的敌人的武装缴了之后，那敌人仍用口咬那号兵一口，他们这样顽强，完全是受麻醉的结果。如宣扬中国军队野蛮，被俘虏后必杀头、挖眼睛、割肉，又利用他们武士道的精神，说什么被俘虏是最耻辱之事等等。等到我们把被俘虏的带来之后，生活上给他们很好的优待，并且常常派人作诚恳的解释，这样，便可以转变过来。现在，这里的俘虏政策虽还没有多大效果，但显然已有进步，最近在每次作战中，百人至二百人的敌军中，常有俘虏十余人，这便是很好的证明。我们参观时，那里还有两名押守着，据说俘虏大多运到西安或陕北那边去，这两位敌国的大众，在敌军部人员的解释之下，现在已完全觉醒了。他们作了许多唤醒日本弟兄的歌词，配着日本原有的调子送给敌军部，作为宣传材料，下面抄录一首（歌名）：“日本的弟兄哟！”（歌词）日本的弟兄哟！日本的弟兄哟！我们都是亲爱的朋友，都是同阶级的朋友，我们之间勿以血相见，勿以血相见。我们可憎的敌人，是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地主军阀，我们大家起来，为无榨取、自由的国家而奋斗！”


敌军屡攻不下之娘子关天险

俘虏是怎样得来的，当然主要靠武